八編類纂

十四

禮書

卷七十七

イカ03
1717
77-14

加1門 號1717 卷77-1

總論禮樂之道

舜典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臣按禮樂自天子出、而用之於諸侯之國、帝舜巡守至方岳之下、於律則同之、同之恐其有不一、於禮則修之、修之恐其有廢墜、則是禮樂之制作、天子既用之於朝廷之上、頒之於諸侯之國、而又以時同之修之。非但備其儀文、協其聲

音。所以一天下之風俗也。後世惟於創國之初。一頒其制。繼世之君。不聞有同律修禮之舉。詳於政刑。略於禮樂。此治所以不及古歟。

大宗伯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

臣按天產地產。即下所謂百物之產也。陰德陽德。即下所謂天地之化也。天地各有所產。陰陽各有其德。先王作禮樂以事鬼神。陽之德爲神。陰之德爲鬼。用天所產者。以作陰之德。禮由陰作者也。禮以防之。使其鼎俎之實。必得其中。而不過於奢儉焉。是以地制之禮而節天陽之所生也。用地所產者。以作陽之德。樂由陽來者也。樂以防之。使其邊豆之實。必得其和。而不至於垂戾焉。是以天作之樂而節地陰之所成也。夫天本陽也。以天產而作陰德。地本陰也。以地產而作陽德。如此。則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合爲一矣。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

成。是故先王之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郊特牲曰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臣按聖人本天地之陰陽以作禮樂。故樂由陽而來。禮由陰而作。及其制作成而用之也。又以之而發舒天道之陽。斂肅地道之陰。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必禮備樂和。參施並行。然後天之陽。地之陰。氣交而形和。而絪縕之氣通。生成之道備。萬物無有不得其所者矣。

安節故享

雖異相敬此爲同而異之妙天與火敬之也

樂記曰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府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鄉食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

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

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者其禮具。

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句亦奇）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臣按樂記此章。與易繫辭大同小異。記者引之

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但
彼以易象言、此以禮制言耳、

地氣上齊。音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
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之以日月而百化
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樂著直略反大始。而禮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
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
云。

樂也者施去聲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
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
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
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
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人道舉
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
反、以反爲文。

臣按禮以讓遜退貶爲尚故主減然禮之體雖主於減殺而其用則在乎進前也故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其文樂以發揚蹈厲爲尚故主盈然樂之體雖主於充盈而其用則在乎抑反也故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其文主減者當進須力行將去主盈者當反須回顧身心程頤所謂禮樂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者此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舞之行位相連綴兆位外營兆興羽籥作鍾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臣按此言禮樂之道不在於儀文度數聲容節奏之末而在乎吾身言行之間

孝經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敬而已矣

漢書禮樂志曰六經之道同歸禮樂之用爲急

臣按所謂六經者易書詩春秋禮樂也今世樂

經不全、惟見於戴記中之樂記、說者因班固此言、謂易以道禮樂之原、書以道禮樂之實、謂以道禮樂之志、春秋以道禮樂之分、是則六經爲治道之本原、而禮樂又爲六經之要道人、君爲治、誠能以禮樂爲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雜於秦漢以來功利之私、則古治不難復矣、

歐陽修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

周敦頤曰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胡寅曰仁者所行皆理。故可以爲禮、所安皆樂。故可以爲樂。此禮樂之本也。

以上總論禮樂之道臣按宋儒朱熹上疏於其君謂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等科禮雖

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自王安石棄罷儀禮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不過習爲虛文以供應舉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絶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欲以儀禮爲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其本經之下具列註疏諸儒之說但私家無書檢閱無人抄寫迄不能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竊欲更加參考別爲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而亦未能具也臣觀朱氏此疏所謂以儀禮爲經而以禮記及諸書爲傳者雖不見用於時而其徒黃幹楊復蓋已私輯之以爲儀禮經傳通解所謂士友間有得鍾律遺意者則指蔡元定律呂新書也今儀禮經傳通解南雍有刻本已行於世而律呂新書永樂中已載之性理大全書中則朱氏之言雖不見行於當時而實得表章於

聖世臣竊聞

開國之初、

太祖皇帝不遑他務首以禮樂爲急開禮樂

二局徵天下老儒宿學分局以講究禮典

樂律將以成一代之制然當草昧之初察

學之後稽古禮文之事諸儒容成有未足

以當

上意者當時雖輯成

大明集禮一書然亦無所折衷樂則未見

有全書焉

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者茲其時歟

禮義之節

易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臣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秩序也宗祖廟也夙早夜惟寅敬畏直心無私曲哉惟清

臣按禮之大者莫大於祭祀祭祀之禮凡有三焉所謂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是也帝舜命九官惟於百揆秩宗則後世禮部尚書太常寺卿之職之職而秩宗咨於四岳蓋百揆後世宰相也禮官所以交神明非他官比不可輕授輕其

官守則是輕神明矣是以帝舜於他官皆直命之。獨於秩宗之職。必咨訪於四岳而後任焉。其重之亞於百揆。意可見矣。後世人主徃徃重治人之職。而輕事神之官。甚者乃以畀小人。非類失古意矣。

皐陶曰天叙有典。勅(正也)我五典。五惇(厚也)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周官宗(尊也)伯(長也)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周禮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祇)之禮以佐王建保(安也)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詳見秩祭祀)

以凶禮哀(謂救患分裁)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謂歲敝)札。(謂民病)以弔禮哀禍裁。以禬禮哀圍敗。以

恤禮哀寇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衆也）見曰同。時聘曰問。殷眺曰視。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臣按王安石謂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謂軍禮

軍禮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差乎古人用兵而必爲之禮如此。後人惟知用法而已。驅之如牛羊。視之如艾。嵩豈復有所謂禮也哉。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脹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臣按先儒有言。觀乎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家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

其有大於此乎、

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別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掌其政令

吳澂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用等者、器幣尊卑之差也、廟祧之昭穆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之外又有二祧、祧者、遠廟之主、遷而藏之也、吉凶之五服、吉服五、則九章也、五章也、三章也、一章也、凶服五、則斬衰也、衰衰也、錫衰也、緦衰也、疑衰也、三族者、父子孫天屬之正名也、辨親疏者、重服則親、輕服則疎、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疎曰、據九族之內、凡適子正體、皆爲正室、皆謂之門子、小宗伯掌其政令者、治其昭穆、明其嫡庶、使不得以卑代尊、孽代宗、

禮記曲禮曰毋不敬、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

退讓以明禮

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檀弓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亘亦寧戚之意

禮運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以黍加諸燒石之上）捭豚（擘折豚肉燒食）之汙尊（掘地爲汙次以盛水）而抔飲（以手掬水而飲）蕢桴（搏土塊爲鼓）而土鼓（築土爲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是故禮者君之太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接賓以禮曰儐）鬼

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倖。違上行私 小臣竊。盜也 刑肅 峻急 而俗敝。敗也 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上下之秩 禮無列。則士不事 又脩職也 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

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次而憙其生。

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修十義。講信修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實 孔穴 也。故唯聖人爲知

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先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禮器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

蓋言稱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管仲鏤簋（簋有雕鏤之飾）朱紘（冕繅）山節藻梲君子以爲濫矣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禮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
君子曰幷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經解曰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音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故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

臣按坊以障水。非一日所能成也。成之甚難而壞之甚易。幸而時之熯旱無水患也。率意壞之一旦秋雨時至。懷山陵衝城郭蕩廬舍倉卒欲爲之坊。得乎。繼世之君。輕去祖宗之禮法者。何以異此。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仲尼燕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

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始也）洽（合也）於衆也

坊記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節文以爲民坊者

喪服四制凡禮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

春秋傳周內史過曰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僖公十一年）

孟獻子曰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

劉子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並成公十三年）

君子曰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耕豐爲勤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

也謂之懿德（襄公十三年）

叔向曰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幹也、二十一年

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子貢曰夫禮所以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定公十五年）

晉叔向（晉大夫）曰忠信、禮之器也、單讓禮之宗也、（昭公二年）

晉女叔齊（即司馬侯）曰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昭公五年）

孟僖子（魯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昭公七年）

因人臣陵辱昭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没必屬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所謂無禮無以立古之聖賢教子必以禮也如此

子太叔（鄭大夫游吉）引子產之言以答趙簡子曰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昭公二十五年）

荀子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防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

不窮於物物必不屆於欲兩者相待而長也。

禮者人道之極也。

以上禮儀之節臣按成周盛時以禮持世凡其所以建國而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者皆謂之禮焉不徒以祭祀燕享冠昏賓射以爲禮也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治典爲先而禮典僅居其一然其書不謂之治而謂之禮其意可見矣秦漢以來則不然凡其所以治者皆謂之政特以其所以施於郊廟朝廷學校而有節文儀則者則謂之禮焉蓋三代以前以禮爲治天下之大綱三代以後以禮爲治天下之一事古今治效所以有隆汙之異者以此我

太祖皇帝初得天下於洪武元年即命中書省暨翰林院太常寺定擬三禮明年再命集議又明年編徵草澤道德文章之士相與考訂之以爲一代之制今書之存者有大明集禮洪武定制禮儀定式稽古定制及諸司職掌所載者乞

命掌禮大臣會同翰林儒臣依唐開元禮
朱開寶禮著爲一書以
頒賜中外使天下後世咸知我
朝一代之制
樂律之制
易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盛也薦之上
帝以配祖考
臣按此六經論樂之始聖人所以作樂實因天
陽之雷出於地陰之中奮發迅動以成聲而有
和暢豫悅之象故既法其聲又取其義作爲一

代之樂以褒崇其功德之隆焉然樂之用不止
於一或用於朝覲或用於燕享或用於羣祀而
其最盛者則惟以用之薦上帝以配祖考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臣按樂之作必諧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
音使無相奪倫然後幽足以感神明足以感人
而通暢協合焉然推原其本則出於人心發於
人聲是則有虞盛時既以此爲治本又專官以
之爲教使他日繼世出治者皆習熟於樂蓋樂

者出治之本。人者用樂之具。而胄子者。又所以
世世相承用而不絕者也。
禹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
以九歌俾勿壞
朱熹曰。周禮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
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吳澂曰。勸以九歌者。民已樂之又因其情被之絃
歌以助其樂事赴功。周官有縣正趨其稼事里宰
趨其耕耨簫韶雅頌與夫爲春酒殺羔羊
及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古之遺制猶有存者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察也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夔曰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也搏至也拊循也琴瑟以詠。祖考
來格。虞賓丹朱也在位羣后德讓下堂下之樂管鼗如鼓而小柄合止柷敔。柷以合樂敔以止樂笙鏞大鍾以間。鳥獸蹌蹌。簫韶
九成鳳凰來儀。
蔡沈曰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
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
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丹朱在位與助祭
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

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而言之則有堂上堂下之異
合而言之則總名爲簫韶

周禮大司樂（樂官之長）掌成均之法（成均五帝學名）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公卿大夫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樂德教國子中（不偏和節祇敬也庸常也孝善父母也）友（善兄弟）以樂語教國子興（託物興詞）道（直言其事）諷（微言以動之）誦以聲（一端）言（答述節之）言（曰言語曰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其出如雲）大卷（言能褒物二者皆黃帝樂）大咸（堯樂）大磬（與韶同舜樂）大夏（禹樂）大濩（湯樂）大武（武王樂）以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同（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五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六代樂舞）大合樂（律同聲音六舞所以大合樂也）以致鬼神示（奏之郊廟）以和邦國（公之諸侯）以諧萬民（用之鄉射）以安賓客（用之燕享）以說遠人（四夷之君）以作動物（索萬物而享之）

大師（樂工之賢者）掌六律六同（六律陽聲六呂陰聲）以合陰陽之聲（六律陽聲律）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仲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鍾石（磬）土（塤）革（鼗鼓）絲（琴瑟）木（柷敔）匏（笙）竹（管簫）教六詩曰風（諸侯國風）曰賦（直陳其事）曰比（即物爲比）曰興（託物興辭）曰雅（大小雅）曰頌（祭祀歌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六樂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帥瞽瞭升堂而歌）令奏擊拊（拊形如鼓下

管播樂器、吹管者任下　令奏鼓棘、音亟鼓也、小鼗亦如之　饗祭祀也大射、帥瞽而歌射節、用之大射　大師、大起軍旅　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典同、同即六同也同言同以見律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陽聲屬天陰聲屬地　以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二三四爲數分寸丈尺爲度　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大小之齊廣狹之量　凡和樂亦如之　調和樂聲皆如是也

臣按太師主於和聲、所合者陰陽之聲也、典同主於制器、所辨者不止於陰陽、而又兼以天地四方也、太師既合其聲、而又付之典同、使辨其

陰陽以制器焉、

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臣按書曰聲依永律和聲蓋律以五聲而辨聲有所不能盡也、是故一律之中、又各有變焉、非一以十二律而和然五聲之中、又各具五聲、五聲之外、又有所謂二變者焉、黃鍾爲宮、則林鍾徵大簇商南呂羽姑洗角、而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矣、其十二律爲宮、皆然、旋之爲十二宮、析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第一至六爲變宮、又第六至七爲變徵然後旋轉爲宮、次第

無窮矣、

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慆懘（慢敗）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皆衛地）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凡言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

相奪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總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禮不可僞正謂非二物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方、可以觀德矣。

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僞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卧、聽

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衆也）退旅、（進退齊一）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衆樂待鼓而作）始奏以文、（謂鼓鼗）復亂（卒章）以武、（鏡也）治亂以相。（拊也）訊（治也）疾（意也）以雅。（樂器）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行列雜亂）姦聲以濫、（不正）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短小優俳之人）獶雜子女、（獶猴）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臣按此孔子因賓牟賈問武樂而答之也先儒輔氏謂此三言說盡武樂之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

春秋傳隱公五年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八八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士有功賜樂二人）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方之風）故自八以下。

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

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濟和五聲樂以氣動亦如五味一氣故居第一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賓夷則無射七音宮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條風明庶風涼風閶闔風不周風廣莫風九歌九功之事皆可歌也以相成也合此九者然後爲樂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而高下出入周密疏稀以相濟也合此十者相濟後和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國語周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官司樂州鳩名對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度其長短均平也鍾百宮軌道也儀法也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十二律宮也成於十二律之成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中色鍾聚也陽氣聚於此所以宣養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即六府三事也由是第之二曰大簇陽氣達於上所以金奏大簇正聲爲商故爲金奏贊陽贊佐陽氣出滯發出滯尖也三曰姑洗姑潔洗濯所以修潔百物考神納賓合致神人享宴納賓也四曰蕤賓陰氣委蕤於上陽氣盛長於下有似賓主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夷平則法所以詠歌九則九功之法則平民無貳疑貳也六曰無射陽氣收藏萬物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人軌儀也爲之六間六間即六呂在陽律之間以揚沉伏發揚滯伏之氣而黜去也散越揚也也元間陰繫於陽以黃鍾爲主故曰元間大呂天氣成於黃鍾

受之於大呂之氣細微者也三間仲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
（大呂 細 審也）百事俾使也莫不任職肅速也純大也恪敬也也五間南任也
呂賛陽秀也六間應合也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
不易無姦物也細細聲謂角徵羽昭明也其大也大大聲謂宮商鈞
細也細則用大以大平細大則用小以小平大至於甚大則獨鳴其細細絲竹革木大昭小
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因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
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
家語孔子曰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入

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
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
於心也暴厲之動不存於體也夫然者乃所謂治安
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
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夫然者乃
所以爲亂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
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
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然德
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殷紂好爲北鄙
之聲其廢也忽然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爲誡夫舜

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爲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

臣按家語此章孔子聞仲由鼓琴而發也

漢書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西戎之國）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一作嶰溪之谷也）生治其竅（孔一有孔與肉薄字均等也）厚均其空圍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筒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比（合也）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之是爲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五十二律定

後漢書志曰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又曰截管爲律吹以攻聲列以候氣道之本也

蔡邕銅龠銘曰龠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

漢斛銘文曰律嘉量方尺圜其外（循四角規而圜之其徑當四寸有奇）旁九釐五毫（徑尺四寸有奇不滿之處之數猶未足也）冪百六十二寸方尺冪百寸圜其外每旁約十五寸旁約五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一寸冪百六十二寸爲容一斗積十寸容一千六百二十寸爲容十斗

臣按朱熹律呂新書序所謂黃鍾圜徑之數則

漢斛積分可考者此也新書之首章律呂本原論黃鍾曰其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司馬貞史記索隱註黃鍾八寸十分一云律九九八十一故云八寸十分一

臣按朱熹所謂變律半聲之例杜氏通典具焉者此也元定之言曰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鍾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鍾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鍾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鍾所生然黃鍾

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所引黃鍾至尊無與爲並惟於本宮用正役者蓋以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律若他律爲宮則黃鍾之爲商角徵羽二變者皆但用其變律而正律不復與之爲役也

通典註曰按應鍾爲變宮雞賓爲變徵自殷以前但有五音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七聲五聲爲正二聲爲變變者和也

臣按此亦朱熹所謂五聲二變之數杜氏通典

具焉者也、元定之言曰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變宮變徵不成宮徵不成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其所謂和繆者、淮南子曰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

蔡元定曰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爲諸聲之綱領、禮運所謂還相爲宮、所以始於黃鍾、終於南呂也、後世以變宮變徵參而八十四調、其亦不攷矣、

臣按朱熹所謂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者此也、蓋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止於六十、而後世乃參之以變宮變徵爲八十四調、非古矣、

周敦頤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太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

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臣按周子此言、蓋謂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程顥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攷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以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稽黍之比也、律取黃鍾黃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參上下聲攷之自得其正既得其正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臣按程氏此言、欲知音者攷聲上下以定黍、張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蠻吐綵而商絃絕木氣盛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淳厚者能

知之

臣按宋三儒之說周、氏以復古禮爲先、程氏以
攷聲音爲正、張氏則以人之德性爲本、三人者、
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且生當宋全
盛之時、天子銳意古樂、而胡瑗范鎮司馬光輩
方講求鍾律、徧訪四方草澤以應詔、而三大儒
者乃見遺焉、使當時若在講求之列其所次叙
必有可觀、古樂或有可復之理、惜哉、

臣按孔子自衛反魯之所正僅云雅頌、而
不及於制度、在聖人時魯之樂工擊磬鼓

鼗者踰河蹈海孔門弟子皆詳記於所錄
師說之中、非無意也、其意以爲自是之後、
樂工散亡非獨無明樂義之聖賢、而併與
其習樂器之賤工亦無之矣、後有作者其
何所持循而復古制也哉、臣竊、古樂猶有
存者、文帝資雖近道、而謙讓未遑武帝慨
然有志於樂、然所好者世俗之所樂也、魏
用杜夔、隋用鄭譯何妥、宋用和峴胡瑗阮
逸范鎮輩、非不留心於鍾律也、然卒無所
得焉、益用其心於渺茫而無所從入之端

故耳先王之樂器無存而存者亦多非古
制惟孔子所刪三百篇之詩乃商周祭祀
燕享及房中所歌者其篇章宛然三代之
舊也大戴禮云凡雅三十六篇其八篇可
歌晉志亦云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
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
古聲辭戴記頗有闕誤篇數不可攷漢末
止存三篇而加以文王不知其何自來也
其後改作新辭舊曲遂廢至唐開元鄉飲
酒禮其所奏樂乃有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闕雎葛覃卷耳
鵲巢采蘩采蘋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不
得聞矣宋時有趙彦肅者傳此十二詩之
譜每句之中字皆叶以律呂即開元遺聲
也朱子既以載之儀禮經傳中以爲詩樂
且謂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
攷而爲此疑古樂有唱有嘆唱者發歌句
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
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之間舊曲既失
其傳則其辭雖存而世莫能補爲此故也

若但如此譜直以一聲叶一字則古詩篇
篇可歌無復樂崩之歎矣夫豈然哉又其
以清聲爲調似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攷
姑存之以見聲歌之彷彿以俟後之知樂
者萬一天生妙解音樂之人如師曠州鳩
信都芳萬寶常王令言張文收之輩必能
因其彷彿而得其純全者焉因聲以攷律
正律以定器三代之樂亦可復矣然如此
之人豈易得哉昔宋李照胡瑗阮逸改鑄
鍾磬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
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其後率無所成
如復言

延陵顏季亨會通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四

大學衍義

六經類　禮

家鄉之禮

禮記王制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也

吳澂曰冠昏喪祭四者家之禮也鄉相見二者鄉之禮也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士之祭有特牲饋食禮鄉有鄉飲酒禮相見有士相見禮

文中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

臣按宋儒朱熹本儀禮及程張司馬氏諸家禮書作爲家禮一書酌古準今實爲簡易可行

太宗皇帝命儒臣修性理大全書已備載其書今士大夫家亦往往有舉行者（以上總論人家當行禮）

內則曰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呂祖謙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敎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不復以人家事爲問矣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洗漱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縱（結髮也）笄（簪也）總（束髮）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疥也）癢而敬抑（按也）搔（摩也）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饘（厚也薄粥酉粥）酒醴芼（羹以菜雜肉）羹（一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音問新鮮者）荁（久甘）滫（滑也）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子（謂爲人子者）婦（子之婦）無私（子婦不孝大都起於私）

不敢私與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此一句最難踐）

業恒言不稱老

食饗不爲槩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父母存不有私財

戴溪曰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

鄭玄曰純緣素爲有喪象也

父子不同席

吳澂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

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

尊卑不同故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齒本也怒不至詈

此一句尤難題認

疾止復故

遠字妙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呂大臨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敬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親所疾飲藥子先嘗之

子之事親也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

熟字妙

有恨則起

敬起孝說則復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孔頴達曰諫而使父母不悅其罪輕畏懼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共罪重二者之間寧用熟諫謂純熟殷勤若物之成熟然（可味）

吳澂曰熟諫謂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熟物必期變化生物之堅硬者至於軟熟也

凡父母在子雖老不敢坐

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拜之

方慤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瘠病也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非大節也祖以上人子生事父母之禮

內則曰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當作敢無禮於介婦

劉彝曰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憚其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以上

言婦事舅姑及處妯娌之禮

曲禮曰見父之執父之友也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

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並行而差退）之。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不晝地手無容不翣（扇也）也寢則坐（跪也）而將命。

王制曰父之齒（年與父等）隨行（從其後）兄之齒（年與兄等）鴈行。（並行差退）朋友不相踰。（並行而齊）輕任并（己獨任之）重任分（析而二之）班白者不提挈。君子者老不徒行（無乘而行）庶人耆老不徒食（無羞而食）

易家人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曲禮曰男女不雜坐。不同椸（音移。置衣服之具）枷。（洗潔者）不同巾。櫛。（理髮者）不親受。

外言不入於梱。（門限也）內言不出於梱。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器而食。

陳澔曰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佩香纓不同。

男女異長

鄭玄曰男女各自爲伯季也

內則曰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筐其無筐則皆坐（跪也）奠之而後取之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室）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猶障也）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男不入女不出

春秋左傳君子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

臣按宋世雖稱尚文然藩服郡邑皆置營妓而名爲士大夫者亦蓄歌姬時或出以娛賓而人家所謂養娘者又皆立契典雇至於胡元入中國五者之倫斁盡而男女一倫尤甚我

朝承其後痛加禁革立爲官吏宿娼之律士夫一有犯焉終身不齒今元之弊尚存者男女之無別也今燕趙齊晉之域古所謂中州也而今閭閻之下貧下之家內外無所限隔乃至男女同炕而寢夫婦以名相呼翁婦嫂叔之不相迴避繼父繼母之子女相爲昏配乞

勅有司痛加禁約（以上人家男女有別之禮）

斯干之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半圭也）其泣喤喤、（大聲也）

又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褓也）載弄之瓦、（紡磚也）無非無儀、（善也）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憂也）

內則曰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佩巾也）於門右、三日始負（抱也）子男射、女否。

凡接子擇日庶人特豕大夫少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輔廣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

禮接之、於是爲至、

臣按今世人家生子三日而會親姻、亦古人接子之意、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大夫之子有食母、（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

周之末、擇日剪髮爲鬌、（音朵、男角女鬟、頂上留三髻）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父作咳聲）而名之、（咳小兒笑聲謂父作咳聲而名之）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號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則夫

臣按禮謂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祖宗之廟諱尤當謹避可知矣爲臣子者不可諱以二名不偏諱而故犯之也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佐魚生有鯉取於父爲類若子同生與父同者不以器弊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弊

臣按禮所禁名字者止於不以國不以隱疾而申繻則於國隱疾之外則又加以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畜牲不以器弊而終之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蓋尤嚴於祭享之時恐名有犯於官則官職爲之廢有犯於山川則主祀爲之廢與夫犯於畜牲器弊則行禮讀祝之時難於避諱也

內則曰子能食食佽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經也六年六歲也教之數一十百千萬之數與方名東西南北四方七年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

後長者。行坐皆居長者之後始教之讓。後長者便是讓九年九歲教之數日。朔望與十干十二支也十年十歲出就外傅。居謂書所處宿謂夜所息於外學書。謂六書計。謂九數禮帥初。凡禮皆循其初不許更變朝夕學幼儀。學爲人少之儀誦詩肆簡。謂書篇數諒。謂言語信實請肆者請於長者而習學之女子十年十歲也不出。不出外門貌柔順聽從。以順爲正執麻枲。謂績紡組紃。皆是絲薄闊者爲紃組似繩者爲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竹器豆。木器菹。菜肉醢。醬禮相助奠。以禮相長者而助其饋奠曲禮曰幼子。常視無誑。誑欺不可斜向不傾聽。不得傾側聽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童子在長者旁若負劒然辟。偏也咡。口旁語之。謂傾頭與語則掩而對。

玉藻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

鄭玄曰裘帛溫傷壯氣也絇屨頭飾

春秋穀梁傳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

范甯曰羈貫謂交午剪髮爲飾成童謂八歲以上

以上人家教童子之禮

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

內則曰男子二十冠始學禮。

士冠禮曰、筮于廟門、禰、廟也主人戒賓、乃宿賓、宿以進之厥明、謂宿賓之明日夕爲期、爲加冠之期厥明、早起設洗承棄水之器直於東榮、屋霤也陳服於房中西、墉牆也下東領北上、主人玄端士入廟之服爵弁、爵韠、蔽膝也立於阼階、東階下擯者玄端、賓之北面東塾將冠者采衣、童子之服紒結髮在房中南面、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客拜、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每曲揖、至於廟門揖入、三揖、至於階三讓主人升立於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贊者盥于洗西、升立於房中、西面南上、將冠者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賛者坐也櫛、梳也設纚、韜髮之具賓降盥、棄升筵前坐、跪也正纚、與降階一等、執冠者、緇布冠升一等東面授賓、賓右手執項、冠後左手執前、冠之前進容、行而爲儀乃祝、祝始加之辭坐、跪如初、乃冠、乃加於首興、復位、冠者與賓揖之適房

始加祝曰、今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

冠者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賓揖之即筵坐、跪賓盥正纚如初、興、賓揖之適房

再加祝曰、令月吉辰、乃加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冠者服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

再加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
德眉壽萬年。永受胡遐也福。

出房南面賓降三等受爵弁
冠者服素幘素韠容儀也

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皮弁之儀

三加祝曰以歲之正一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
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

筵於戶西南面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於戶東加栖
七之屬面枋栖筵前北面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
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栖祭
醴三與筵末坐啐醴興降筵坐奠觶拜執觶興賓答

拜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祿
承天之休。壽考不忘。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
南面賓字之冠者對應也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
髦士攸宜宜之於假。嘏也永壽保之。曰伯某甫伯叔季惟
其所當

郊特牲曰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
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陳澔曰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

臣按古禮三加始加緇布緇布之組不若皮弁之精再加皮弁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愈加而愈尊後世拘於時服非若古人可以上下通用行禮者因時制宜不必盡拘可也

冠義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見於母母拜之兄於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

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

家語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示不忘古也

臣按程氏言今行冠禮若制古服而冠冠了又不常服却是僞也必須用今時之服夫古禮始加緇布冠冠畢而敝之亦是常時不用之服豈是僞哉今家禮始加深衣幅巾亦是不忘古之意

曲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

內則曰十有五年而笄

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髽首

孔頴達曰燕則髽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復去笄而分髮爲髻紛也此爲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以上人家之禮

詩序曰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謂媒氏往來不相知名謂男女之名非受幣不交交接親近故曰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內則曰男子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

昏義曰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是以昏禮納采納徵（又謂之納幣者納人之昏姻之証也）問名（問女之生母名氏）納吉（得吉卜而納之）請期（昏姻皆日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周禮大司徒以十有二荒政聚萬民十曰多昏

媒氏掌萬民之判（因其別而合之）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白虎曰昏姻欲致二姓故用純色之帛五兩卷端也

富者無過貧者亦可以及禮之中制也

漢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昏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多夭

司馬光曰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

臣按司馬光此言非但昏娶不可太蚤而聘定亦不可太蚤

臣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昏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左傳桓公十八年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

莊公二十七年冬杞伯姬來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爲夫所出曰來歸

詩序泉水衛女思歸也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曰思彼泉水亦流於淇有懷於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與之謀

臣按女子嫁而歸寧士喪是禮然父母終而無

姑姊妹在室者不可也若有寡嫂及其人之年五十以上者揆之於人情似亦無害以上女子歸寧之禮

喪大記曰疾病外內皆掃廢牀徹蓑衣加新衣男女改服屬纊新綿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小斂布絞縮直也者一橫者三一衾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衣二衾

臣按古人之死必爲之大小斂所以束其屍而使之堅實後世不知此禮往往有謂不忍將死者束縛而不肯斂者此愚下之見也

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在大棺之內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
三寸士棺四寸

檀弓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
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奧旋
同葬縣平聲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封當作窆

戴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

臣按家禮立喪主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
承重主饋奠其與賓客爲禮則同居之親且尊
者主之蓋親者主饋奠尊者主賓客凡禮皆然
周禮肆師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臣按成周之世卿大夫家有喪事尚設官以相
其禮後世徒有其文而無其人

檀弓曰杜僑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爲沽麤略也也
鄭玄曰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
人相導而僑母死宮中不立相導故時人謂其於
禮爲麤略也

家語孔子在衛司徒敬子之卒蘧伯玉曰衛鄙俗不
習喪禮煩吾子相焉孔子許之

王制曰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

春秋傳曰大夫三月而殯三月而葬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

臣按江浙閩廣民間多有泥於風水之說及欲備禮以狥俗尚者故喪多有留至三五七年甚至累數喪而不舉者前喪未已後喪又繼終無已時使死者不得歸土生者不得樂生積陰氣於城郭之中留伏屍於室家之內十年之中其家豈無婚姻吉慶之事親死未葬恬然忘哀作樂流俗之幣莫此爲甚乞

明爲禁限留喪過三月不葬者責以暴露之罪若有遠行商宦及期不至者明白告官方許踰限仍行禮官申明舊制凡民間殯葬之具皆爲品節禮不可爲如散帛說席之類分不得爲如幢幡綵亭之類者一切禁絕之違者問以違制之罪以上效蒭父母之禮

檀弓曰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玄曰不當物謂精粗廣狹不應汰制也

臣按周禮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汰者蓋以五服之冠經衰裳皆有所取義非徒異其製而已也我

太祖皇帝以服制圖載於

大明律之首蓋以違於禮則入於律既以汰戒天下又

製爲孝慈錄一書復以禮諭臣民

喪服小記曰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鄭玄曰此論服之隆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爲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檀弓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張載曰古不制師服師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倣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皆可以一槩服之。故聖人不製其服。心喪之謂也。

臣按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衰戚之情。三年之間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時至而哀哀至而哭充充瞿瞿慨然廓然無以異於倚廬而

閒凡筵之下兆域之側也夫是之謂心喪古人謂弟子於師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生則尊敬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焉夫恩深義重者固當爲之隆其服矣然恩有淺深義有輕重又當因其淺深輕重而處之是亦所以稱情立文也

詩谷風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又曰助葬必執紼引棺之繩

穀梁傳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曲禮曰鄰有喪舂不相里有嬪不巷歌

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凡家造祭器爲先

鄭玄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鄭玄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常祭則庶子代攝可也

猶必告于宗子然後敢祭

程頤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

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齋戒致其誠意則與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以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臣按古者宗法行故支子無自祭之禮今世人家兄弟多有析居及出遠宦者不能皆合祭于宗子也乞勅禮官定制凡人家庶子只許祭其所曾經事者。如逮事會祖或祖。則許祀之不逮事者。惟得祭禰。其宗子之家父祖分産之時必須以一分爲祭需原不會有者衆共補之、兄弟析居者、不許自祀其父、遇有告祀薦新之類皆就長兄家行禮、如此、是亦敦本厚俗之一端、

王制曰庶人祭於寢、

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周諝曰無田則薦、言牲器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

臣按古之仕者有祭田今世非世家貴而好禮者無祭田苟有祿食及有財産者皆當隨時致祭、不可拘田之有無、蓋祭薦之禮子孫所以報本而反始後世禮教不行人家往往厚於奉養

而薄於薦祭

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陳澔曰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時之孟月也

少儀曰未嘗不食新

祭儀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

程頤曰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喪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臣按程子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朱子既立爲二祭載於家禮時祭之後其門人楊復乃謂朱子初年亦嘗行之後覺其似僭不敢祭然冬至之祭不祭可也而立春之祭似亦可行今擬人家同居止四代者不行亦可其有合族以居累世共爨者生者同居而食死者異處而祭恐乖易萃合人心於孝享之義惟宜行立春一祭

朱熹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又節物所尚古人未有故止於時祭今人

將節隨俗燕飲、各以其物祖考生存之日、蓋嘗用之、
今子孫不廢、此而能悵然於祖宗乎
儀禮曰士病禱五祀
王制曰大夫祭五祀
凡今春月其祀竈秋月其祀門冬月其
祀行行謂道路往來之處季夏之月其祀中霤室中上神也
臣按古之大夫祀五祀士立二祀庶人立一祀
或立竈竈或立戶夫竈者人家飲食所需而中
霤之祭、即土神也
本朝禁淫祀惟許祭竈然土地之神、朱子文集

中有祭土地文、則人家亦可通祀、若夫士庶征
行、遠方出入之祭、亦可準古人祖祭以祀門或
戶、以上人家祭祀之禮
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別子者謂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
程順曰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人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臣按大宗則一。大宗其繼別子者是也。是爲大宗。小宗則四。有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有繼祖之小宗。則同堂兄弟宗之。有繼曾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有繼高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至於四從則親屬盡絕所謂五世則遷者也。是謂小宗。禮經別子法。是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而爲諸侯庶子設也。與今人家不相合。今以人家始遷及初有封爵仕宦起家者爲始祖。以準古之別子。又以其繼世之長子。準古之繼別者。世世相繼以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立春之祭。及墓祭。其餘以次遍分爲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禰小宗。

程頤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

陳埴曰宗法爲諸侯庶子設恐其後流派寖多姓氏紛錯易至殺亂故於源頭有大宗以統之。則人同知尊祖。分派處有小宗以統之。則人各知敬禰。

臣按欲行宗子之法。必自世胄始今世文臣無世襲法。惟勳戚及武臣世世相承以有爵祿。此法斷然可行。若夫見任文臣及仕宦人家子孫。與夫鄉里稱爲大族鉅姓。自謂爲士大夫者。

朝廷宜立定制、俾其家各爲譜系、孰爲始遷於此者、孰爲始有封爵者、推其正適一人、以爲大宗、又就其中分別某與某同高祖、推其一人最長者爲繼高祖、小宗某與某同曾祖、推其一人爲繼曾祖、小宗某與某同祖、某與某同禰、各推最長者一人以爲小宗、其分析疎遠者、雖不能合於一處、然其所以聚會于一處、綴列于譜諜者、則燦然而明白也、若夫軍官襲替故事明具宗支圖亦俾其明白開具如五宗之法若其正支絕嗣而以旁支入繼者既襲之後即將其名繫於所後正支之下以承大宗而以其次弟承所生父母以爲小宗如此雖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亦禮廢羊存之意

陳淳曰後世理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黃潤玉鄞人曰古者諸侯之別子之子孫嫡派爲大宗庶子爲小宗小宗絕不爲立後惟大宗絕則以支子立後蓋大宗是尊者之統不可絕也

令制大宗絕、立後、小宗絕不立後、庶民不
朝廷之制、凡庶子絕皆令過繼、只是爭取財產爾、
臣按陳淳謂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
子續之而不及小宗則是我
朝親藩初封未有繼別之子而國絕則不爲立
繼蓋古禮也親藩且然況庶民乎
聖祖得國之初著大明令有云凡無子許令同宗
昭穆相當之姪承繼先儘同父周親、次及大功
小功緦麻、如無、方許擇立遠房及同姓爲嗣、若
立嗣之後、却生親子、其家產並許與元立均分

並不許乞養異姓爲嗣以亂宗族立同姓者亦
不得尊卑失序以亂宗族其後天下既定又命
官定律有立嫡子違法條云若養同宗之人爲
子所養父母無子而捨去者杖一百發付所養
父母收管若有親生子及本生父母無子欲還
者聽若立嗣雖係同宗而尊卑失序者其子歸
宗改立應繼之人其遺棄小兒年三歲以下雖
異姓仍聽收養即從其姓切詳律令無有死後
追立之文
聖祖之意蓋以與滅繼絕必前代帝王功臣賢人

之後不可絕其嗣。使其不血食也。先王制禮不下庶人庶人之家若其生前自立繼嗣及將昭穆相應之人自幼鞠養從其自便。然又恐其前既立繼。而後又有子。或所養之人而中道背棄及有尊卑失序者。故立爲律令以禁戒之也（以上宗法及無子立後）

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記也）奠繫世辨昭穆

（按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代謂之世。世之所由謂之繫。奠繫世以知其所出。辨昭穆以知其世序

儀禮士相見禮曰贄冬用雉夏用腒（乾雉也）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閒吾子稱贄敢辭贄賓對曰某不以贄不敢見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不依於贄不敢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賓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再拜主人揖入門右賓奉贄入

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贄出主人請見賓反見
退主人送於門外再拜
臣按古者相見必有禮方其未相見也則以介
結通之通之而主人辭以當就賓家往見之不
敢屈尊也辭之至三而後容其見聞其有贄也
又辭之至三而後敢受古之人不輕相接一見
之頃而且委曲詳悉如此一贄之微而且力辭
固拒如此
祭義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於族三命不齒族有
七十者弗敢先

方慤曰一命齒於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
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
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齒之矣然此特
貴貴之義耳至若老老之仁人不可得而廢焉故
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
臣按一命若今六七品官再命若今六八九品官
三命若今京官五品以上者所謂不齒者李氏
所謂異席是已蓋有官者與鄉里宗族序會之
時亦隨其齒以序列但別設席以異之非謂越
而居於其上也以上鄉人飲酒會列之禮

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嬪宮室二曰族墳墓三曰聯兄弟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六曰同衣服

吳澂曰嬪宮室者野廬邑室各得其所使之安居而不忍棄

臣按周禮以本俗六安萬民註謂本俗爲舊俗竊以謂本者人生本然之道也本然之道淳古所行者今則變而澆漓矣於是申而明之復而還之使萬民各循其本仍其舊以遂其安焉家必同一俗人各習一業少者爲之生計壯者爲之衣食老者爲之死計無子者爲之後計而又時修譜諜詳明世系祭有祭田墓有墓田供力役有田延師教有田不惟有合族之公田而又有各室之私田而私田之中又各有公田焉大宗則行時祭小宗則行節祠使之既共協力以事其大宗而奉其祖廟又各竭力以事其私親而祭其祖禰親未盡不得別居異財服雖盡不許析戶別籍私家既爲之則範而率族屬以必遵其祖訓官府又爲之禁令而限民人以各守其家法如此雖不必同居共爨

而本然之道常存淳古之俗可復矣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五

大學衍義補

六曹類　禮

總論祭祀之理

易萃王假有廟

渙大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虞書肆遂也類于上帝禋精意以享之于六宗望望而祭之于山川名山周偏也大川偏也于羣神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

臣按帝舜攝位之初既已受終于文祖而又類于上帝以及於上下神祇獨於后土之祭闕焉

方是水木原本知原本可以議禮

何也、意者類之爲言、方以類聚之類也、所謂依郊祀而爲之祭、乃是漢儒以解周禮者未必盡時以類名祭之意也、竊恐天地常祀或分祭而於非常之禮則類合天地而祭之所祭者以上帝爲主而類聚羣祀以爲一體如蘇胡二氏所云者、夫論禮者當原其本初而漢儒議禮率多以成周爲主而強牽在前者以合於後虞書此數言、萬世經典言祭祀之始、先於成周千餘年、要當以之爲正、其禮雖爲攝位而祭告實則當時常行之禮亦萬世當行之禮也

盍曰至誠感神

商書伊尹申告于王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祀神則難、

祖已曰嗚呼王司（主也）敬民罔非天胤（嗣也）典祀無豐于昵、（近也）

臣按蔡氏謂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已戒其祀無豐昵而黷於祭祀傳說亦嘗以進戒、蓋因其失而正之也有商盛時、大臣事君以道、其君於祀神之道、少

有過豐、卽相與諫言過於厚者猶如此、況其過於刻薄放肆者哉、

周書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

多士王若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呂荊王曰乃命重卽羲也黎卽和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羣后逮在下明明顯明之理棐常尋常之性鰥寡無蓋無有蔽蓋

蔡沈曰按國語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

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

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

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臣按漢末之五斗米賊、宋之喫菜事魔、元之彌勒佛出世、皆是假神以作亂也、明主制爲祭祀之禮、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以格夫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是則所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也、臣請於凡天下神祀非夫經典所載及祖宗以來著在祀典者一切革去、

周禮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

葉時曰官吏民士可馭也神者幽而無迹又安得而馭之都宗人掌祭祀之禮凡祭祀必致福于國國有大故令禱祠必反命于國蓋其神歸王所馭也先王設廢置刑賞之法雖至幽而鬼神亦在吾操縱闔闢之內是其爲則未嘗略也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與祇同）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吳澂曰右社稷右陰也地道尊右左宗廟左陽也人道尚左此云左右在庫門之內雉門之外兆爲壇之營域也五帝五方之帝也五帝而兆止於四者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蓋同兆於南郊也四望謂五嶽四鎮四瀆蓋望山川而祭也四類者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伯於西郊兆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蓋以氣類爲之位也山川丘陵墳衍於四望名山大川之外又有當祭者各因其方而祭之也

臣按宗廟社稷內祭也故其神位在廟內五帝

四望以下外祭也故其神位在郊外若夫山川丘陵墳衍則又各順其所在而爲之位焉

肆師陳列祭祀之官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長也貞正也

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臣按大祝所掌之祝辭六皆所以祈福祥也而所祈之事又有六焉類則聚於一。若類于上帝也。造則請其所。若造于祖也。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屬。禜若春秋祭禜之屬。攻若翦氏以攻禜攻之之屬。說謂辭以責之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屬。凡此所以祈福祥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盧號六曰幣號

禮記曲禮曰踐履也阼主階也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
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
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臣按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
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
也、若楚昭王之不祀河、寧武子之不祀、相皆變
易舊俗而趨之正、則於禮爲得矣

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
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
無主後者

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爲越（猶跼也）紼（輴車索也）而行事、
陸佃曰不祭、謂宗廟爾、即天地社稷、雖未葬、猶祭
之、是之謂越紼

臣按宋英宗初即位有人以此問程頤頤謂古
人君喪百事皆如禮、雖廢祭祀可也、今人百事
皆如常特於祭祀廢之、則不若無廢爲愈也、張
載正之曰、父在子爲母喪、則不敢見其父、不敢
以非禮見也、今天子爲父之喪、以此見上帝、是

以非禮見也。故不如無祭。臣竊以爲後世人君往往於柩前卽位。而喪服用以月易日之制。事事皆從吉矣。而獨於祭祀之禮必拘古制可乎。

設遭大喪果終三年之制。則郊社宗廟之禮。特遣禮官攝行。如周禮大宗伯所謂有故則攝行祭事之文。不然則用程頤之說可也。

禮運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天下知尊君之禮故君位定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表列地利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

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風雨節寒暑時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禮器君子曰祭祀不祈。不爲私福樂葆猶褒也不以褒大爲可樂大。不以褒大爲可美多品。

陳澔曰祭有常禮。不爲祈私福。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爲快。不蚤不以先時爲快也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時。爲扶。器幣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爲可樂也。奠告有常儀。不爲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

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爲薦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

陳澔曰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

臣按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時、有一定之數、有一定之物、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以神事神、而不敢褻以人、

郊特牲、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辟讀爲弭

陳澔曰如周禮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

方慤曰欲彼之有予也、故有祈以求之、若詩噫嘻祈穀于上帝載芟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詩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

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

亡其地則不祭

張載曰日月星辰風雨寒暑無特祭皆從祀於郊所謂日於壇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皆不出祀之兆言王宮夜明幽宗之類皆指其祭位耳寒暑無定位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於坎壇泰折即方丘如折旋之義喻方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祭義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鄉去声也鄉之然後能饗焉

祭統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嗜同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

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春秋左傳季梁對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春夏秋時修其五教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

史囂曰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惟德是與

衛遷于帝丘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鄫何事言祀鄫乃夏之後白當祀相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

初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四水在楚界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
穀梁傳曰宮室謂齋宮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

臣考洪武禮制

開國以來各布政司府州縣社稷山川等壇原定行禮獻官以守禦武臣爲初獻文臣爲亞獻終獻洪武十四年

聖祖命今後祭祀以文職長官通行三獻禮武官不與祭禮部臣言官有職掌禮貴誠一古之刑官尚不使與祭而況兵又爲刑之大者乎不令武官與祭所以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著在禮制頒行天下今百餘年矣臣請

朝廷遇有遣官攝祭亦準此制而以禮官行事

郊祀天地之禮

虞書肆類于上帝

胡宏曰夫聖人名必當物祀上帝而謂之類者本乎天者咸在其中也

臣按天與地並祭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爲瀆

乎況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祭天地則以爲瀆亂虎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夏祀帝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至日至益成周以建子之月爲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于王莽而以爲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矧在周之前明有虞書之文所謂類者安知其非當時所稱之祭名哉漢儒解周禮類造之言非解書也夫周有冬至之祭故凡非時之祭謂之依類常祭可也有虞之世所謂常祭者何名其行禮者何時此所謂類者何所謂乎我

聖祖初得天下即築壇爲南北郊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丘一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

宸衷復爲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皆各爲壇以從祀每正歲之吉

天子躬祀天地而以

祖宗配享、分命羣臣各獻二十四壇。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臣按自古論合祀天地者、率以是序爲據、朱熹深辨其非、夫用此一言以解此詩、似乎固矣、若夫所謂郊祀天地之語、則在漢以前、已有此說非但始於元始亦可見也

周禮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臣按大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三禮吉上之別十有二、所謂禋祀實柴熺燎三者、祭天神也、血祭貍沈疈辜三者、祭地祇也、肆獻祼饋食祠禴嘗烝六者、祭人鬼也、然天神之祀有昊天上帝而地祇之祭無有后土是亦猶虞書之類上帝而無后土也歟

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靈鼓靈鼗吉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人鼖孤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祇同皆出可得而禮矣。

樂以格神亦引漫語

吳澂曰此文不惟不經仍自相皆戾既曰大合樂
以致鬼神示而其下則止用黃鐘大呂雲門祀天
止用太簇應鐘咸池祭地如是則六律六同五聲
八音六舞各自爲用不得謂之大合樂矣況周家
祭祀已行之迹莫詳於詩之頌今攷昊天有成命
之詩郊祀天地是天地無分祭之文攷般之詩望
祀四嶽河海是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攷之詩
禘祖而其末則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是妣與祖
亦無各祭之文攷周頌之詩盡是祭祀之詞其言
作樂未聞有分樂而祀之之說亦未聞用歷代之
樂以分祀之禮此甚不足信又曰既言六樂者文
之以五聲播之以六音是六樂之作五聲八音並
用之矣而其下則禮天神地示人鬼於五聲皆止
用其四於八音止用其三使其果如此則聲音不
備樂何自而作況攷之於詩有瞽作樂而合乎祖
其間用鞉磬柷敔簫管等樂於祭宗廟之際固亦
兼用竹葦木石之音矣孰謂去此而不用乎既曰
凡六樂者一變至六變合六樂而言之至於七變
八變九變則餘三變又不與焉況樂所以象德而
六樂之致鬼神示不知何分而象德耶

臣按分祭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大司樂他經典所不載也非獨他經典所不載雖周禮亦無之惟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兩處分言天地然不言其地與時其言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祀天於圜丘祀地於方丘惟於大司樂見之夫大宗伯之職在掌邦禮禮之大者吉禮也禮莫重於祭祀莫大於天地然於大宗伯所掌之三大禮吉禮十有二之中上言昊天上帝而不及后土地祇乃至於作器之時始言之可見其所行之禮則一而所用以禮神者其器則有兩也況於司服掌王之吉服止有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之文無有所謂后土地祇之服由是觀之合祭天地其神有兩而主祭惟以一人可見矣惟其神之兩故兩其器或以蒼璧或以黃琮或四圭有邸或兩圭有邸惟其祭之一故主祭之人所服之服則一而已然則大司樂之言非歟曰先儒固謂周禮非盡出周公況其所論樂律自相背戾吳澂謂其不經不足信非無徵之言也夫其所論

之樂、既不足信、則所
禮記郊特牲、郊之祭也、迎
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於郊
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

臣　按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蓋天之爲德
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也、其所可見者日與月
焉、故以日爲主、而又以月配之、尊之以次于天、
以爲三辰之主、而設王宮夜明二壇於郊壇之
側、猶王燕飲而主之、以大夫王嫁女而主之、以
諸侯祭社而配、以句龍、祭稷而配、以棄也

卜郊受命於禰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卜
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誡之義也獻命庫門
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祭之日王皮弁
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

臣　按本朝之制於未祀之前、一月欽天監先擇日以
聞、蓋古卜法不存而擇干支之吉以代卜也既
擇有定日、歲前十二月、朔
上躬詣犧牲所視牲、此後每日遣大臣一員往視
次日早　朝復　命、將祭之前、先告

太廟、遣禮部官檄京都城隍神、徧請天下當祀神祇、致齊之日、

上皮弁服、登正殿、誓戒百官、齋之日、遣御史點視各官于齊、次仍行南京一體齋戒、蓋與古人卜郊獻命之禮若合符節、

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及埽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陳澔曰汜埽洒水而後埽也、反道刻道路土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

臣按今行大禮、有司修理道路、沿途明燎火、是即古人之制、但所謂喪者不哭不敢凶服尚未舉行、請如古制、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陳祥道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裘外服龍衮、龍衮所以襲大裘也、萬物本乎天、人生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

也大報本反始也

周謂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

祭義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

鄭玄曰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

臣按周禮春官註以禋祀實柴燔燎爲祀天神之三禮郊之祭大報天卽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而主日配以月則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皆從祀可知矣但其行禮之際則天子躬獻于上帝而所謂日月星辰之類則分官以行獻耳

說者謂莫尊於天莫重於郊祀精一以饗猶恐誠意之不至豈容混以日神祀之乎夫混以祀之不可也初獻之後遣官而各祀於其壇則非混矣禮行於郊而天神皆降瞽則天子行幸而百官扈從所至之國諸侯躬享天子而命其大夫士以分享其扈從之臣因其爵位之高下循其序而秩其禮如日則主之而月則以配準此以爲則而下之未必非禮意也

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春秋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

公羊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以其祖配

楊復曰上帝即昊天上帝未聞有感生之說也

臣按古者郊祀凡再行正月之郊爲祈穀月令及孟獻子所言是也十一月之郊爲報本郊特牲所言是也我

朝合爲一祀而併於歲首行之禮不煩而可以常行以上通論郊祀之禮

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如其器之色

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

禮器祭天特牲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如繭如栗犢也

郊特牲帝牛不吉以爲猶用也

稷牛惟具

陳澔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

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二牛皆在滌中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即用稷牛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以上祀天之牲

周禮鬯人掌共秬鬯而飾謂設之巾
吳澂曰鬯者釀秬爲酒而芬芳條暢也秬如黑黍
一稃二米乃天地至和之氣故名之曰鬯而因以
名官共秬鬯者直共秬鬯之酒無爵也飾之以布
爲巾冪而畫黼文也
臣按大宗伯云瀹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
則是祀天地亦有秬鬯特不用鬱
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五齊三酒共八尊也
大祭三貳用酒一尊又副以兩尊
臣按五齊一曰泛齊成而浮浮泛泛然也二曰醴齊醴體也成而上下一體滓汁相將也三曰盎齊盎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四曰緹齊成而紅赤也五曰沈齊沈也是五齊用之祭祀不致其味致其祭而已三酒一曰事酒酌有事之酒也二曰昔酒久釀而熟也三曰清酒酒之生者也三酒以飲非若齊之致其義也
禮器大羹不和饗尊疏布鼏陳澔曰大羹者大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饗尊刻爲饗牛之形此尊以麤疎之布爲覆鼏揮白木之有文理者約沃盥之具也

表記天子親耕粢盛柜鬯以事上帝（以上祀天禮齊粢盛）
易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享飪也聖人享以享上帝
詩大雅曰卬（我也）盛于豆（木器以薦菹醢）于豆于登（瓦器以薦大羹）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臣按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馨香酒殽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馨香以香氣求神神以歆此氣耳由此言之後世藝嶺海之香木以代鬱鬯亦此意其氣之芬馥清遠有非蕭桂鬱金所及者用之以祀神禮所謂以義起歟

郊特牲器用苞陶（瓦器）以象天地之性也
筐簞之安而蒲越（音活）藁鞂之尚明之也（以上祀天之器）
詩序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於緝（繼續也）熙（光明也）單厥心肆其靖（安之）之
臣按周頌此章序云郊祀天地蘇軾北郊之議援此序以爲證朱熹以國語證之謂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且歐陽氏時世論謂此二后者文武也成王者成王也當爲康王以後之詩臣攷郊祀之詩曰頌者皆一時公卿大夫

與太史氏爲之於郊祀明堂常祭宗廟時歌之而各有所主、如烈文主太王清廟主文王執競主武王之類、思文之詩、則郊祀后稷以配天也我將之詩、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周人之頌至於諸侯助祭、巡守朝會、祭告戒農官賽田事莫不有樂歌、而獨於天地關焉、且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所以配祭者尚有其詩、顧於正祭之天帝、獨無美盛德之形容可乎

臣竊以爲昊天有成命之詩序云郊祀天地未必無所據也但解者以成王爲成此王業則未必然兩或曰朱子謂此詩只說昊天不說地說使合祭亦須說及后土考之經典惟祭天之名謂之郊而祭地無其名如虞書之類于上帝周禮之禋祀昊天上帝皆未嘗及后土豈但此詩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

臣按此郊祀以后稷配天而所奏之樂歌也配祭者既有樂歌而正祭者豈獨無哉若以爲有所遺亡則禮莫大於郊祀不應於其最大者獨失之臣不揆愚陋輒取詩序之舊說載昊天有

成命詩以補之二詩乃成周祀天之樂歌以上祀天

樂章

臣按

本朝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王大一五天帝之類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惟道家者流承襲前代之舊因仍未革其所奉祀者乃列昊天上帝於其所謂三清之下又塑上帝像與天皇紫微並列至其所爲上帝稱號又於昊天之下加以金闕於上帝之上加以玉皇夫金玉之爲物滯於形乃世俗之所貴者而非大道之所寓也顧以世俗之所尚者以爲上帝之尊稱其褻瀆甚矣且老聃生於周末死有墓及子孫乃人鬼也而躋之天神之上且不可況上帝乎唐玄宗宋徽宗本欲尊天而不知其褻天也其後流離困阨禍及生民安知非天之所譴耶

明聖之主尚其正之不可諉爲異教之徒自相崇奉非祀典之所繫也以上論六天五帝

詩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言以父祀天之禮始于周公）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或問朱熹帝卽天天卽帝分祭何也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故謂之帝，

臣按古者聖人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蓋一歲之間而有二祭，旣於歲首一陽初生之月，祭天於泰壇而以祖之有功者配祀，又於季秋萬寶告成之後，祀帝於明堂而以宗之有德者配食先儒朱熹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各爲之壇，其後乃合而祀之，共爲壇于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爲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大宗並配，（以上論明堂）

漢武帝元光元年行幸雍郊，見五畤，後常三歲一郊，程頤曰古者一年之間，祭天甚多，春則因民播種而祈穀，夏則恐旱暵而大雩，以至秋則明堂，冬則圜丘，皆人君爲民之心也，凡人子不可一日不見

漢家大禮濟草極矣此事不得與各賈生

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祭天豈有三年一親郊之理

臣按三代郊天配祖之禮至於秦無復存者秦襄公始作西時祠白帝其子孫遂并青黃赤而祀之至漢高帝又立黑帝祠然未嘗親享也文帝賢君也賈生通儒也生親承文帝宣室鬼神之問而不能引經援古以復三代之制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又用新垣平言立渭陽五帝廟而親祠之始親祠矣而猶未有定時武帝元光初始定三歲一郊郊之名雖沿於周而其所行之禮所祀之神則用方士之說是則所謂昊天上帝會不得如其所謂太一五帝而高帝乃一代創業之太祖不得配享于天可慨也夫成帝時雖定南北郊然亦不能盡復古之禮而哀平怵於禍福之說南北郊與甘泉五時互爲罷復卒無定制

光武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雒陽朱元始故事爲圓壇八陛中爲重壇天地位其上其外壇上爲五帝位其外爲壝重營皆紫有四通道以爲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

在羣神列中、中營四門外、中營神五星及中宮宿五宮神五嶽之屬、其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官星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

臣按西漢所謂郊祀天地者、乃是祀雍五時、及甘泉太一汾陰之類、皆出于方士祈福之說而非古人報本反始之意、高惠不親祠、文帝一再行、武宣以求仙成帝以祈嗣、三君者親郊頗多、而其他則領之祠官、修歲事而已、古人所謂郊天配祖之意、蓋漠如也、光武置郊兆於雒陽、以高帝配祀、始稍復古人祀天之制、雖其采元始

故事、合祭天地、與周禮司樂不合、然而一禮之行、凡所謂六宗山川羣神徧在焉、蓋亦有取於有虞之類、周人之旅祭也、歟（以上兩漢郊祀之制）

唐玄宗天寶元年二月勅凡所祠享必在躬親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十八日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十九日親享太廟、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謂之三大禮、

臣按有事于郊、必先告祖以配天享侑之意、蓋行祭告之禮、非大享也、自唐人有事上帝、必先親享玄元皇帝于太清宮、親享太廟然後郊祀

宋人因之、乃先郊三日、奉謚冊寶於太廟次日、薦享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宿太廟既享、赴青城、鳴呼、郊祀之禮、見於經者、未事之先、詣祖廟告祭以配享之故、而致齊以致其精明之德、然後行事、唐宋之世、乃用青祠、設素饌、親享太清宮、玉清昭應宮、然後詣郊壇行禮、此何謂哉、宋祖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祐詔議北郊、蘇軾主合祭、從之者五人、劉安世主分祭、從之者四十人、宋承五代之後、屢因郊而肆赦優賞諸軍、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而又賚賜、故人主常以爲難行、而止於三歲一郊、或過期不行、

蘇軾曰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惟以齋祭禮樂爲政事、歲歲行禮、率以爲常、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非復如古之簡易、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也、郊而后妃以下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

臣按有國者郊祀天地、所以修歲事也、歲事之

修、必歲歲行之、上以盡報本之誠、下以教臣民之敬、非因是以爲利也、自秦漢以來、所行者多非禮之禮、至于宋人、乃因大祀之行以爲惠下之利、每以費用不敷恐人心觖望而作輟焉、祀天之誠安在哉我

聖祖郊祀無歲不行、凡宋人所謂肆赦蔭補賜賚一切革去、以上唐宋郊祀之禮

延陵顏季亨會遵父較

太學衍義補

六曹類

宗廟饗祀之禮

易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虞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孔頴達曰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臣按此萬世人君祭廟之始、經典所載莫有先於此者、

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蔡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臣按享廟以功臣配享、三代已有之、

周書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二、

詩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詩曰於(歎辭)穆(深遠)清清(靜)廟(敬也)肅(敬也)雝(和也)顯(明也)相(助也)濟濟多士(執事之人)秉文之德、對越(於也)在天、駿(大而疾也)奔走在廟、不顯(尊本)不承(語辭)無射於人斯、

臣按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周頌三十一篇、而以清廟為之首、蓋周之祖考莫盛於文王、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禮每云升歌必舉清廟、而不及乎他云、

詩雝頌有來雝雝(和也)至止肅肅(敬也)相(助也)維辟公(諸侯)天子穆穆(天子之容)於(歎辭)薦廣牡(大牲)相予肆(陳也)祀(大也)假(大也)哉皇考(文王)綏(安也)予孝子(武王自稱)

臣按

國家一歲五享

太廟而無有所謂禘祫之制、天下藩憲都邑即古
五等諸侯、請凡遇
朝覲歲天下布政按察二司及府州縣官來朝
者、當歲暮孟春之享、皆與助祭之列、世異時殊、
雖不能盡如周制、是亦古者以職助祭之遺意、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古灌字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
以祠春享先王以礿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
冬享先王

臣按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
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祫者、於太祖之廟、合羣

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吳澂以肆獻祼爲禘饋
食爲祫說者謂於凡行祭皆既祼而獻有薦腥
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既肆而饋有饋食禮、非
但禘祫也、但四時之祭雖有祼饋、然其節文比
於禘祫爲略、觀孔子論禘失禮而專以灌言、則
禘之所重在灌可知矣、灌重於禘、饋食重於祫、
各舉所重而言也。

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

劉敞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

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

臣按昭穆之名、始見於此、前乎此者、商雖有七廟之文、見於書、然未明言其爲昭穆也、周雖有穆考昭考之頌、見於詩、然未並舉以爲言也。商雖未明言而昭穆之數、隱然在乎其中。周雖未並言而昭穆之次、秩然已有定序。是則昭穆之名。前此已有之而明著於載籍。則始于此耳。夫宗廟有迭毀而昭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此小宗伯所以爲之辨別也歟。

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昭之

臣按周書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君牙曰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而與商書盤庚所謂大享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皆是祀先王而以功臣配享也、

本朝廟祀、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岐陽武靖王李文忠、寧河武順王鄧愈、東甌襄武王湯和、黔寧昭靖王沐英、虢國忠烈公俞通海、蔡國忠毅公張德勝、越國武莊公胡大海、梁國武桓公趙德勝、泗國武莊公耿再成、永

義侯桑世傑七十二人者配享
太祖以河間忠武王張玉東平武烈王朱能寧國
公王真榮國恭靖公姚廣孝四人者配享
太宗自中山王以下十二人者皆武臣也河間王
以下四人者其一人姚廣孝文臣也臣覩前代
功臣配享文武並用乞下禮官議請於今開國
元勳中擇一文臣始終全節者以配享
太祖高皇帝又於
仁宗
宣宗

英宗三廟皆如二廟故事推擇文武大臣配享以
成一代崇德報功之典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爲七
朱熹曰劉歆之說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文武之廟不在數中蓋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
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亞圍遡遷至懿王時
則文王親盡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穆
之上謂之文世室至孝王時則武王親盡而亦以
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三昭之上謂之武世室
又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其制在中門外之

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博士孫毓議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臣按漢儒七廟之制有兩說所謂周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韋玄成等之說也七者其正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劉歆之說也朱熹以劉歆之說爲是若從諸儒之說則王者不過立親廟四與太祖爲五其與諸侯五廟又何別乎況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自昔已有七廟矣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與特同礿祫禘祫嘗祫烝

吳澂曰按此春夏祭名是記者之誤礿當爲祠禘當爲禴禘謂各祭於其廟祫謂合祀於祖廟

臣按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矣

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日子路與祭畧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況天子乎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祫禘祭名之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矣尚何殷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其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古意合云

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鮮（當作獻）羔開氷先薦寢廟季春之月薦鮪于寢廟孟夏之月農乃登麥乃以嘗麥先薦寢廟仲夏之月農乃登黍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之月農乃登穀嘗新先薦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乃嘗魚先薦寢廟

臣按自古帝王於時祭之外又有薦新之禮蓋以人之餘奉神也月令寢廟事死如事生不敢以人之說解者率以爲二臣竊以謂月令之書雜記秦禮而以寢廟併言無所經見意必宗廟之外別有奉先之所藏其衣冠几杖之類因設爲几

筵以奉之如所謂極廟原廟者

本朝於太廟之外設奉先殿於大內每月太常寺進薦新品物送光祿寺供薦即此制也

禮運故玄酒用水爲之在室設之室內而近北醴酒之一醆即盎齊宿者醆即泲齊在戶設之稍南而近戶粢才細反即酳齊在堂設之在堂澄酒即泲齊在下堂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刲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爲主人告嘏辭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以降上神在天之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作造也其祝祝辭號美號玄酒泲祭薦其血毛殺牲之時腥取血及毛

其俎以生肉盛於俎熟其脯醢薦血腥時用醴醆薦熟時用醆以獻薦其燔炙燔肉炙肝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嘉善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求其契合於冥漠之中然後退而合烹合而烹煮之使熟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善也此禮之大成也

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下和之至也

陳澔曰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爲上故犧尊縣鼓皆

在西而罍尊與應皷皆在東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皷應皷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

太廟之內敬矣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陳澔曰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勿勿勉勉不已也詰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曰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煮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臣按以上凡言君者諸侯也夫人諸侯之配也不言天子而天子之禮亦以是爲準亦猶儀禮止言士冠禮而不及天子諸侯卿大夫

郊特牲周人尚臭（周人所尚在臭氣）灌用鬯（以秬黍合鬱金草爲之）臭鬱合鬯（鬯既成和以鬱金之汁）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灌以圭璋（以圭璋爲之柄）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蕭香蒿合黍稷取此蒿及牲之脂臭陽達於牆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之間故既奠然後焫燒之也蕭合羶薌羶香也即黍稷凡祭愼諸此

臣按古人之祭各有所尚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所謂臭即氣也用秬黍和鬱金香爲鬯酒灌地以求神是以臭而求神於陰取香蒿及脂膋與黍稷燒之使其氣旁達於牆屋是以臭而求神於陽蓋假品物羶薌之臭以通神明

薰蒿之氣

詔告白祝於室取牲之膟膋燔於爐炭而告神也坐尸於堂灌鬯之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止祭祝于主索求也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陳澔曰直祭正祭也祭以薦熟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詩云祝祭于祊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名爲祊也

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

臣按古人之祭所以求感格于神靈者非止於

正祭之時及行禮之所而已祭之日既設祭于
廟門之內祭之明日又設祭于廟門之外所以
求而索之者惟恐一時之或間一處之或遺也
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
怠則忘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
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
以迎來哀以送往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
其志意思其所樂齊三日乃見其所

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優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旋出
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
其歎息之聲
君子有終身之喪忘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
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
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
然
陳澔曰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
見有欲之之色也

臣按

本朝每遇

列聖忌日、先期太常寺官奏知、遣官於各陵行禮

至日

上服淺淡服視朝、蓋得古意也、

祭統夫祭有餕、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之、是已、

劉彝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方慤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閒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禘也

肆獻、名雖不同通謂之禘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楊復曰大合毀廟與未毀之主祭于太祖之廟、

臣按祫者先王於歲事外、三年、則一行大祫禮

太祖正東向之位、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與焉、

葢宗廟之祭、最大者禘也、其次則大祫焉、謂之大祫、則此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者、小矣、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出於禮疏、經無明文、先儒所不取、然此宗廟大禮、考之經傳、並不著其行禮時月、姑從之以爲準、不然則是禮何由以行、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

韋昭曰日祭於祖考、月祭於曾高、時類及二祧歲祀於壇墠、

臣按日祭月享時類之禮、葢行於寢廟者、非太廟之常禮也、漢時宗廟在郡國及京師各居陵旁立廟、并爲七十六所、又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歲二十五祠、原廟十二祠、有閏加一祠、歲祀上食二萬四千五十五則失之煩雜褻瀆

朱熹曰漢承秦弊、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乖帝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隋唐、其間

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
裁正，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
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
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
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其或無地以容鼎
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矣。

臣竊以謂宜如周人宗廟都宮之制，七廟各爲
一室，太祖之廟居中，分爲三昭三穆，其中有功
德者別出之以爲世室，如劉歆之說，兄弟相繼
者，名爲一世，而各自爲室，每歲四祭，如周禮所
謂祠禴嘗烝者，春祠則禴祭夏秋冬則祫祭如
王制之說，春祠每歲孟春自初一日齋戒爲始
四日祭太祖廟，間一日祭一廟，前一日省視祭
器，卽繹歷十有四日，徧七室，每室各祭，則羣廟
之主，各得自伸其尊，而不厭於太祖矣，至於夏
之禴秋之嘗冬之烝，則先期各於其廟告以時
祫之意，至日各迎其主祫食於太祖之廟而已
祧者不與焉，則主祭者不勞而行之不難矣，所
謂大祫大禘者，說者謂五年一禘三年一祫，非
古制，大儒程頤有言，立春祭先祖，冬五祭始祖，

朱熹謂先祖之祭似祫、始祖之祭似禘、二儒之言揆之於義而合、推而上之、似亦可行、請於每歲立春之日、行大祫禮、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之廟、大禘之禮、則於冬至之日行之於始祖之廟、而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焉、後世人主多是崛起、未必皆如三代世系有所據依、功業有所積累、所謂始祖者、創業之君也、始祖所自出之帝、據其所可知者也、請以宋朝爲比而即光宗之世論之、所謂始祖者、太祖也、太祖者、宋創業之君也、太宗仁宗

二帝有功德不祧、以爲兩世室、神宗哲宗徽宗欽宗高宗孝宗六室爲親廟、前此順翼宣三祖、眞英二宗、皆在三昭三穆之外、親盡而祧、所謂僖祖者、太祖之高祖、開國之初、即追封以爲親廟、其所知者止此、自此以上、更不可考、是爲太祖所自出之帝、宜別爲一廟以藏其主、而以順翼宣三祖祔其中、遇行禘禮、則請僖主出就太祖之廟祀之、而以太祖配焉、順翼宣二祖配食其左、太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而凡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如常儀、如此、則太祖名號既與廟

相稱而亦不失其所以追王崇祀僖祖之心矣

宋人以僖祖正東向之位以爲太祖然宋之太祖乃是建隆帝與廟號不相協祧去僖祖不祭則又失太祖事亡如事存之心若夫祭天饗帝則惟以太祖配焉

漢明帝永平元年正月帝率公卿以下朝于原陵如朝會儀

臣按此後世帝王上陵之始夫感雨露霜雪之變興思慕感念之誠行展省拜謁之禮不忘其體魄之所存恒若其音容之如在亦孝子一念愛親不忍死之之誠有不容已焉者明帝此舉

亦不無過但因時序流易感時追慕率臣下以行禮可也乃如元會儀奏樂郡國奏計言民疾苦何以明帝之意豈非不忍死其親而以生事事之乎噫聖人之孝謂事死如事生者蓋謂宗廟享祀之禮耳豈謂朝廷之上凡生時所事之事邪

宋志古者無墓祭秦漢以降始有其儀至唐有清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進食薦衣之式五代諸陵遠者令本州長吏朝拜近者遣太常宗正卿或因行過親謁宋初春秋命宗正卿朝拜安陵以大牢春祠乾德

四年、始令宮人詣陵上冬服、其後定制、春秋仲月、遣
太常宗正卿先齊三日、牲用少牢一獻、
臣按漢初、天子雖不躬行、然奉常屬官有寢園
令長丞、又有園郎寢郎、園中各有寢便殿、日祭
於寢、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丞相以四時行
園、光武自建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凡三幸長安
皆有事于十一陵、則固躬詣陵行禮也、但未立
定制爾、唐開元禮有天子上陵儀注、又歲有清
明設祭朔望時節之祀、宋又行於春秋、歲以爲
常、我

朝上陵之禮、歲凡三舉焉、清明也、中元也、冬至
也、每遇行禮、文武諸司各遣官一員而以
親王或駙馬都尉主祀事、天下無事
天子於清明日亦時或一行、其忌日則惟遣駙馬
而百官不與焉、其或藩王有來朝者、亦許拜謁
孝陵在南京內外臣僚有事經過者、必先拜謁、否
則有罪
國家常祀之禮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六經言社始於此、

詩大雅綿之詩曰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朱熹曰冢土大社也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詩序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良耜秋報社稷也

臣按社與稷並言始見於此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謂壇與壝也）而樹之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

封人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

州長各以歲時祭祀州社

臣按此一州之祭社也後世命郡縣祭社本此、

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社稷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若大師則帥有司（大祝也）而立軍社奉主車、

禮記王制諸侯祭社稷

天子社稷皆大牢（牢圈也）諸侯社稷皆少牢

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臣按此一里之祭也後世命民主里社本此然

郊特牲祭社用甲日而召誥用戊日戊者土之

氣也因土氣以祭土神當用上戊為是況所謂

元者非但訓善也亦有首始之義謹考官歷春

秋二社皆在仲月臣竊以為官府祭社宜用仲

月土戊而里民所祭者當用官曆所定社日為

宜又往往見有司祭社偶遇春秋二仲月之上

旬丁在戊後必先釋奠而後祭社吁豈所用上

戊哉秩之為言次序之謂也周禮肆師以歲時

序其祭祀正謂此爾況社稷大祀先師中祀自

當循其次序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方慤曰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

耳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牖下答陰之義也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

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

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

而國主社示本也

祭法王爲羣衆也姓立社曰大蔡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臣按社以祀土神稷以祀穀神而配以人尚矣祭法謂祀后土以爲社而春秋傳則謂句龍爲后土蓋后土掌水土之官。句龍嘗居是官一以人名一以官名也鄭玄謂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以爲社爲稷也

本朝內設大社外則　親王之國布政司若府州縣皆有社稷之壇春秋二仲以上戊日致祭其大社也則列於大祀

天子親祭而以太祖太宗並配

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賈公彥曰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典瑞圭璧以祀日月星辰、

禮記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

鄭玄曰天宗、謂祭日月星辰也、

玉藻天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

陳澔曰朝日、春分之禮也、東門、謂國門、

祭法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

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

春秋昭公元年左氏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

不時、於是乎禜之、

臣按古者日月星辰各爲壇坎而祭、遇雪霜風

雨之不時、則又禜之、前代則於春分朝日秋分

夕月爲大祀、天子躬行焉、

本朝郊祀天地設爲四壇、而遣官分獻於

大祀殿之前、（以上祭日月星辰）

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鄭玄曰槱積也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

五第四星、風師箕、雨師畢也、

天府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

之、

鄭玄曰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與台同也

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

臣按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註疏謂四者皆星也而飌師雨師亦以爲星焉蓋以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雨畢宿也好風箕宿也其宿也臣竊以謂人間有此物則夫蒼蒼之表必有所以司之者大而天天則有帝次而五行有此質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神陰陽不測之謂神祀之以神必指爲某星則執泥矣風後世所祀之雲雷則又指何星以主之乎

本朝郊祀既以設星辰二壇於上又有風雲雷雨之壇則亦不以風雨爲星也

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

臣按一歲之間古者各因其時而致其祭隨其候而行其禮

本朝於春秋二時祭太歲之神及四時月將之神蓋以四時之首合於太歲而四時之令分於月將其亦祭時與寒暑之遺意歟

唐天寶五載詔曰發生振蟄雷爲其始畫卦成象威

物效靈氣實本於陰陽功先施於動植今雨師風伯
久列於常祠惟此震雷未登於羣望其已後每祀雨
師宜以雷師同壇

臣按此後世祀雷之始周禮有風師雨師漢以
丙戌日祀風師於戌地以巳丑日祀雨師於丑
地宋人兆風師於西郊祠以立春後丑日兆雨
師於北郊祠以立夏後申日兆司中司命司祿
於南郊祠以立秋後亥日以雷師從雨師之位
以司民從司中司命司祿之位皆各壇爲祭未
嘗合而爲一

本朝於風雨雷之外又加以雲合而爲一壇以
從獻於　郊天大祀又爲壇於郊壇之西每歲
仲秋

天子又躬祀焉其與並祀者太歲及五嶽五鎮四
海四瀆之神而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京都城
隍從享所謂太歲月將城隍與夫風雨雷師之
外而加以雲皆前代所未嘗祀者也此皆出自
我

聖祖之獨見神斷其視前代所祠九宮貴神之屬
蓋有間矣然雲興而雨霈既祀夫雨而獨遺於

雲可乎時形於兩間者既已享祀而流行於四
時以司民興作耕作之候者而無其祭可乎名
山大川遼絕於千萬里之外者既皆入於望祀
而
宸居所涖之地六宮百司三軍百姓之所居止
者反遺之可乎
聖祖之見所以卓越千古非獨人蒙其至治之澤
而凡冥漠之中有黑蒿之感者莫不咸受其職
焉嗚呼至哉以上祭風雲雨雷之神
舜典望于山川

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
山林曰貍川澤曰沈
小宗伯之職兆五帝于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
陵墳衍各從其方
司服王祀四望山川則毳冕
大司樂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簇
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
臣按
本朝郊壇之外既各爲壇以分祭五嶽四
瀆四海又於郊壇之右爲壇以專祀之初春

大祀、則從享於天地、仲秋報祀、
天子乃躬獻於其壇焉、是則所謂四望之祭也、又
列　南京鍾山之神、　北京天壽山之神、與之
同壇而祭、所謂山川之祭也、又於凡天下藩府
郡縣既立山川壇總祭其一方之山川又表其
山林川澤之有名者、以專祀之、使有司躬涖其
所在祀焉、
月令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澤
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
泉、

吳澂曰名源者、江源出於岷山、河源出於崑崙、淮
源自桐柏二源、自沇水之類、淵澤者、水之所鍾而
息者也、井泉者、汲而之無窮者也、
季冬之月、乃畢山川之祀、
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專於惡池、齊人將有
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
陳澔曰惡池并州川之大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
名泰山之從祀也、
學記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爲日月星海、鄭玄

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冀四州濱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濱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懷慶夫宋都下梁而懷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爲界無緣至遼薊之城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

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爲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爲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

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處於此立祠就海而祭於勢爲順於理爲宜況今北鎮醫無閭山在於遼海山既可以爲北鎮川獨不可以爲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於秦隴西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百夷之外開有大海通西

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爲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於雲南望祀之。如此則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春秋僖公三十有一年夏四月猶三望

公羊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曷爲祭泰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耳。河海潤于千里。

哀公六年楚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諸侯望祭境內山川）江漢睢漳、楚之望也、

劉邵曰五嶽者何謂也泰山東嶽也霍山南嶽也（武帝以衡山遠以霍山代之）華山西嶽也常山北嶽也嵩高山中嶽也五嶽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施德博大。故視三公。四瀆者何謂也江河淮濟也四瀆何以視諸侯能蕩滌垢濁焉。能通百川于海焉。能出雲雨千里焉。爲施甚大。故視諸侯也。山川何以視于男也能出物焉。能潤澤物焉。能生雲雨爲恩多。然品類以百數。故視子男也。

漢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曰夫江海百川　大者也
今闕焉無祠其令祠官以禮爲歲事以四時祠江海
雒水祈爲天下豐年焉
臣按後世祀海始於此
隋制祀四鎮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
醫無閭山冀州鎮霍山
臣按鄭玄註周禮四望有五嶽四鎮四瀆後世
祀典止有五嶽四鎮四瀆而無四鎮至是始祀之而
又以冀州霍山爲中鎮是爲五鎮
國朝洪武三年

太祖皇帝詔略曰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
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
歷代有加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
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會皆受命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
此爲甚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合命
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之號止以
山水本名稱其神
臣按我
聖祖此詔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質諸鬼神而無

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一滌千古之繆臣知
上帝在天之靈必有以簡在於冥冥之中而山川
鬼神亦莫不各受其職矣百年以來雨暘時若
物阜民安
國祚萬年之靈長端有在於茲矣以上山川之祀
國初承前代之舊洪武元年皆加以封爵府曰公
州曰侯縣曰伯三年
詔革去封號止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是
年六月二十一日又降
旨各處城隍廟屏去閑雜神道越二日又降

命各府州縣城隍廟宇俱如其公廨設公座筆
硯如其守令造爲木主毀其塑像舁置水中取
其泥塗壁繪以雲山其在兩廡者亦如之
京師既以其神祔享于山川壇又設爲廟宇
命京尹主其祭府州縣者守令主之新官到任
則俾其與神誓按周禮有司民之祭今
國初詔封其神爲鑒察司民意或有取於此歟
制詞有云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蓋置守令以治
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
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

特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理厲吾民也、我

聖祖主典神人兼用禮樂鬼神以爲治幽明之間各受其職其所以克相

上帝寵綏萬方者至矣哉城隍與山川皆土地之屬也　國家祭祀以附之山川故此以附之山川之祀之後云以上城隍之祀

詩大雅皇矣詩曰是類是禡

朱熹曰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謂黃帝及蚩尤也、

春秋莊公八年春王正月甲午祠兵

公羊傳曰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

臣按此經傳言祠兵之始、先儒謂何氏解祠兵有二義、一則祠其兵器、後世祭旗節始此、一則殺牲享士卒、後世犒賞士卒始此、

禮記王制天子將出征禡於所征之地

鄭玄曰禡師祭也爲兵禱、

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立六纛入境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朝有六纛旌節門旗受

賜藏之公宇私室號節堂朔望次日祭之號衙日蓋
有旌節則有神祀

臣按後世六纛之名與祀始見于此此言旗纛之祭

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五祀

司服王祀五祀則希冕

典禮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

臣按周禮儀禮雖有五祀之名而無其目月令
所謂門行戶竈中雷白虎通則無行而有井漢
及魏晉以來皆祭井不祭行自鄭玄有凡祭五
祀於廟之文隋唐以來皆以時享祖宗時并祭
之

本朝於四孟享太廟各祭其一於春祭戶夏祭
竈秋祭門冬祭井季夏土旺日祭中雷又於歲
暮享廟命官兼祭五祀蓋本月令臘享五祀也
又每遇

親王來朝之國皆設祭於

承天門外雖曰門祭然即古人軷行之祀也是
則

本朝五祀蓋兼用月令白虎通之文歟以上五祀之祭

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五曰泰厲諸侯爲國立五祀

五日公厲大夫立三祀一日族厲

鄭玄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爲民作禍故祀之也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故曰公厲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曰族厲

春秋左氏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以上厲祭

禮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以報嗇報其教民稼穡之功也饗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及郵郵亭表畷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爲郵舍以

田畯居以督耕者禽獸謂貓虎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而祭之爲貓虎尸而迎之也祭坊與水庸坊隄也蓄水亦以受水亦以洩水事爲農事之洩也曰祝辭土反其宅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其壑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毋作起也草木歸其澤不得生耕稼之土也

臣按八蜡之名鄭玄所敘者有昆蟲而無百種張載謂昆蟲不當祀而以百種足其數陳祥道則以貓虎爲禽獸切觀下文所謂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祭坊與水庸饗農及郵表畷禽獸曰

主曰祭曰饗、其文各不同、蓋主者以之爲主司
齊與司穀種及坊與水庸之神、則所致祭者焉、
然所以主其祭者則先嗇也若夫田畯之官及
郵表畷督耕之處與夫食鼠食豕之禽獸、則有
功於稼穡者故從而索饗之也所謂迎猫爲其
食田豕所以釋其饗禽獸之
故、則陳氏以迎猫虎爲禽獸者良是也、然禽獸
不止猫虎、凡食爲除所以害稼穡者皆在其中
矣、所謂昆蟲者特見祝辭中語昆蟲祝其毋作
者恐其起而害稼也、其不當祭明矣、八蜡之名、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
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
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雜記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
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
爾所知也。

臣按

本朝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
闕焉、蓋此祭也、與籍田之禮、以祀先農於春、而以帥

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
載舉大蜡之禮以　先嘗于冬而以勞來農民
以報其勤動之苦

延陵顏季亨會通父較